

教育周刊

教师文苑

06

2022年9月5日

星期一

17528156664

□主编:邱霞
□编辑:邵明

又想起了那群远去的孩子们。此刻,你们待在远方的大学殿堂,是坐在教室正聆听着导师的教诲?是驰骋在绿茵场正挥洒着青春的汗水?是徜徉在图书馆正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孩子们,你们可否还记得,我们一起去黑宝塔野炊,登双牛山赏秋,爬金山寺许愿;你们可否还记得,我们一起悲叹林黛玉身世的凄凉,感慨玛格丽特命运的辛酸,敬佩赫思佳性格的刚烈;你们可否还记得,我们一起欢聚于教室,凝聚大家的心智,规划我们的班级,憧憬美好的未来……

那是三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你们带着沮丧,带着失落,带着无奈,甚至带着深沉的绝望,走进了校园,走进了教室,也走进了我的生活。因为贫穷,因为中考的失利,因为形形色色的压力,你们的头不昂,眉不展,原本一张阳光灿烂的脸挂满霜,

原本一双健壮修长的腿裹足不前,原本一颗昂扬向上的心情低落垂。然而,满目的期盼,欲说还休的神情,心有不甘的躁动,让我隐隐感受你们内心残存的梦想,让我隐隐发现你们不甘泯灭的斗志,让我隐隐觉得你们不甘沉沦不愿沉沦。原来,你们既不是朽木,更不是顽石,只要重新点燃起你们追求的梦想,只要重新激发起你们奋发的斗志,明天,你们一样辉煌。明白那一刻,我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就像喝了美酒饮了琼浆。我不再觉得你们一无是处,不再觉得你们不可救药。

我试着走近你们,用语言激励你们,大声宣扬“读职高同样有出息,同样上大学,同样找好工作”。我渴望早日砸烂套在你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消除你们对职高认识上的误差,让你们看到读职高的希望,重新扬起自信的

风帆。于是,沉闷的班会常成了过往优秀职高生的展示会,在我绘声绘色的描述中,一个个读职高成才的鲜活故事,在你们耳边回响;一张张熟悉的职高生面孔,从你们眼前走过。在敬佩中,在惊愕中,你们恍然明白,原来职高生也能考上优秀的大学;原来职高生也能成为社会的佼佼者;原来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甚至做得更好。在日复一日的开导中,你们的头颅开始高昂,眉毛开始舒展。你们开始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你们开始“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你们开始相信“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试着走近你们,用行动鼓励你们。于是,班上的活动多起来了,写小字,做摘抄,讲故事,读名著,搞野炊,练晨跑……跟着,班上的奖励多起来,成绩好有奖,黑板报办得好有奖,清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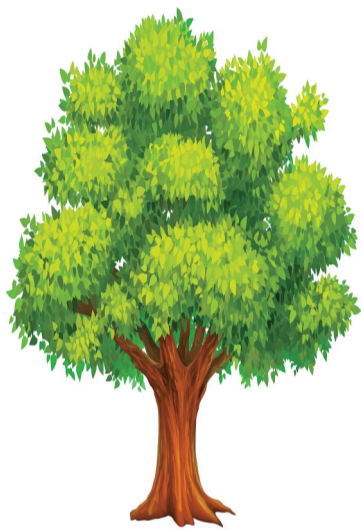
卫生打扫得好有奖,运动会会有奖,甚至唱歌,甚至跳舞都有奖。不知不觉,你们的潜能得以挖掘,素养得以提升,自信得以回归;不知不觉,你们变得开朗,变得阳光,你们对未来更充满信心与希望。

激励宛如春风,驱散着你们心中的阴霾;激励就是雨露,滋润着你们干枯的心田。

在激励中,羞于承认是职中学生的唐苗,终于勇敢地站起身来以“职中学生”自居,进而以高分考进川农大;在激励中,苏黛倩同学锐意进取,凭B3的基础却出人意料地考上重点大学;在激励中,王婷同学放弃考空乘主动选择读书,进而顺利考上大学……在激励中,你们的步伐迈得更铿锵;在激励中,你们的聪明才智发挥更淋漓;在激励中,你们终于迈进神圣的大学殿堂,揭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好大一棵树

□刘光斌



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思想家雅思贝尔斯,一生从事多年教育工作,他形象地把教书育人比喻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当我心血来潮尝试进入文学创作期后,心里更是牵念文心相通的高中语文老师。

老师叫陈仁发,是我五十年前就读宣汉县南坝中学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一辈子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达到了县域中学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拔尖知识分子、特级教师、享受国家津贴,还有百余篇诗文散见报刊。退休前,老师又任教于县教师进修校古典文学专业。

但老师又是一个在芸芸众生中难以引起注意的人。高度近视眼镜从未离开过被压得有些变形的鼻梁,走路时总是低头聚焦身前二米的地方,似乎在思考写诗作文的谋篇布局,把一介书生模样经典般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只有镜片后那双明亮得超凡脱俗、坚毅高冷得目空一切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而老师对我的“摇动”,还得

从尘封几十年的一些旧事说起。念书时,有次到老师家偶然发现简易书架上,精心保存上百篇老师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和文章,我突然觉得老师更加高大无比,仿佛就是一个能手摘日月星辰的人,惊叹老师那诗一般的精神高地。他对我说:“写文章像北方人擀面条一样,只要揉和擀的功夫下到了,吃起来就自然劲道”。顿时,我感到老师就是那个在黑暗中举火把的人,就是给我埋下追梦种子的那个人,呼唤了我的迷惘,催发了我的自信。

“摇动”我的另一件事就是对学生的欣赏和鼓励。我当兵提干后,很快被因政治处调去当新闻干事,有幸与文字正式挂上了钩。老师得知后高兴地来信索要我变成铅字的文章,我便将当日《新闻理论与实践》上刊登的体会文章寄与老师。文章的标题是《潜入深水抓大鱼》,写的

是在基层连队和驻地两次采访经历,新闻稿先后被《解放军报》头版、《人民日报》四版头条采用。文章也就千字,体会也谈不上深刻,老师却在回信中充分肯定,几次听别人说老师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宣传我那篇揣得稀烂的报纸,还借题发挥讲成人成才的道理。

五十年后,自然法则虽然冷酷无情,空间又相隔千里,只能在光阴里牵念。但老师继续“摇动”我这棵老“树”一直赓续着。是啊!既是师生关系,又文心相通,及至暮年,心无旁骛地一边欣赏落日余晖,一边闻着你来我往的淡淡墨香,这番夕阳美景是多么弥足珍贵和令人陶醉。

赞美自己的老师容易诗化、美化和高大化,那是因为“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那是因为无论我们走了多远,都不会忘记来时的路。

老猫

□万源市太平镇茶垭学校教师/侯峰



暑热难耐,远赴巴山茶镇闲逛。饭后闲聊,见一只硕大的花猫在墙边闭目养神,我不禁想起家里曾养过的老猫来。

老猫叫麻猫,全身灰褐色,牙尖爪利,动作敏捷。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老屋房檐前的那片空地,是麻猫的乐园。它总是在那里溜达,扯扯草,晒晒太阳,追追过往的蝴蝶,一副无心无肺的样子,好像从没有忧郁过。

这只猫,说它老,全无老成持重的范儿。登堂入室三年来,

总是长不胖,身子瘦长瘦长,身材保持得奇好,尽管每次我都给它多喂一点食。在同辈大小的猫兄猫妹面前,它自觉矮小了三成,每一次的厮杀都是败北而逃。见主人回来更不像一个猫样子。既坐不住,又不稳重。先是“喵喵”地高一声低一声叫个不停,然后跟着主人一趟子过去,又一趟子过来,活像一个追债的不离左右。有时还跳到前面去绊你的脚,跑到腿后咬你的裤腿,让你搭理它。我就恨它没有一点骨气,怎么也使用上足球场上的“烂动作”呢?可是见它一针穿得过的肚皮,我又恨不起来,反倒生了一份怜悯。

伴食时,老猫一点也看不出“德高望重”的贵族气。只见它急匆匆地跑来,围住你的小腿转来转去,把它的身子在你的腿边

蹭了又蹭,一会又规规矩矩地趴在猫碗前,安安静静地睁大眼睛盯着你,正当你准备夸她几句时,它又跳起来去抓抓飞过的蚊子什么的,碰碰运气,过一次“捞油水”的瘾。让人生气的是老猫挑食——要顿顿带腥。没有荤菜,它宁愿去晒太阳,或者整天躲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走“绝食”路线。

可是当你庆幸在麻猫出走时可以睡个安稳觉的时候,它却在你睡懒觉的一个早晨跳上你的枕头,咕噜咕噜地低声唤你,把猫胡子都快凑近你的脸庞,或者是在一个灵感来临的晚上踩响你的屋瓦。更苦的是,它还会带一些不知底细的猫友在屋里打进打出,搅你个不安宁。

除此之外,老猫还有让我最羡慕的一个地方——在老屋的

空地上晒太阳。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它总是一副晒得过瘾、舒坦的样子,任你怎么激怒它,它也有极高的修养,不与你一般见识,最多就是挪一个地方,继续晒起。有时还把头和身子蜷成一团,尾巴垫在头下边,腿弯曲放在胸前,有时舒展着身子悠闲地趴在那,让你随便掀它,理也不理。有时,在太阳觉睡醒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做的保健操。弓一弓腰,伸一伸腿,练一练仆步,一副觉过瘾的样子。

听说老猫曾经对纸团入迷,简直玩疯了。盘带、拨球、腾扑、冲顶,技术简直可以参加足球超级联赛了,不知是不是真的。

老猫,我好想你哦。



了解更多达州本土资讯,请扫描二维码,关注达州晚报客户端——云达州APP。



安卓系统



苹果系统